

新移民研究

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 ——也谈新移民问题

张秀明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关键词] 新移民; 中国大陆; 国际移民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陆出现的新移民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已有的研究并不能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和了解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置于国际移民的背景下加以探讨, 就新移民的概念界定、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背景、新移民的人数和类型等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说明, 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现象, 是 20 世纪移民时代国际移民大潮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 对此应有客观公正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 D643.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162 (2001) 01 - 0022 - 06

**The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reference to the issue of new migrants**

ZHANG Xiu-ming

(China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Beijing 100007, China)

Key words: new migrants; Mainland China;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new 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s caused much attention since China opened to the world. However, the previous research can hardly help us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This article tries to approach the issue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nd analyze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w migrants, the main factors of their immigration, their type and number.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new 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re just a small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immigration, thus we should have an objective and fa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1990 年代以来, 中国大陆人口的国际迁移也即“新移民问题”, 不仅引起了国内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 而且也引起了欧美有关国家的密切关注。^[1] 有关部门根据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较早意识到了新移民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把对新移民问题的调研及做好新移民工作调整为其工作的重点。^[2] 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新移民问题的重视, 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新移民问题也成为侨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少学者从各个不同层面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3] 人口学界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研究。^[4]

虽然新移民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迄今为止, 人们对这一问题仍不能有一个全面、

正确和清晰的了解。其原因除了跨国迁移本身的复杂性外，中国新移民问题的所谓“敏感性”也影响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如在国内，“新移民”这一称谓仍有争议，原因是担心引起有关国家的疑虑；有关部门虽然掌握着新移民的相关数据，但很少公布。而国外一些媒体对中国的新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经常进行过分的渲染和不适当的宣传，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忧虑。^[5]凡此种种均说明，新移民问题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移民是国际性的现象，因此，将中国的新移民问题置于国际移民大潮的背景下，从国际移民的角度研究中国新移民问题，应成为我们客观公正地认识新移民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李明欢等对移民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早就提出，应将中国移民问题置于国际移民体系中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6]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据近年来掌握的有关资料，就新移民的概念界定、人数和类型及非法移民等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概念的界定

所谓“新移民”，一般是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有关部门，对“新移民”这一提法仍有争议。如就时间界限而言，有人主张应界定为“二战以后”或“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人主张采用“本世纪后期”或“70年代以来”作为时限的界定；就地域范围而言，有人主张，“新移民”不仅包括大陆，还应包括港澳台的移民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再移民；就身份构成而言，有人主张“新移民”不应包括以留学名义出国、学成后留居当地的原留学人员，特别是公派留学人员。因为他们是以求学为目的而不是以移民为目的而出国。尤其是公派留学人员承担着报效祖国的责任和义务，承认其移民身份，不利于鼓励他们学成回国服务。还有人主张，为避免“敏感”和引起新移民与老华侨的矛盾，应称呼“新华侨”，等等。^[7]虽然有种种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用“新移民”这一概念指代“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还是较为科学的。我们主张采用这一概念。

因为从时间上讲，改革开放是大陆公民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49 - 1978年，因私出国者只有21万人；1978年以来，因私出国人数已达400万人，其中属永久性迁移的已有二百万人以上。^[8]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显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地域上不主张包括港台移民，因为港台地区的移民与大陆移民虽然同属中国移民的范畴，具有文化和种族上的共性，但前者移民的背景、动机和类型都不同于后者，就是说前者具有不同于后者的特点，因此不主张将其纳入“新移民”的范畴。至于东南亚等地的再移民更不宜包括在中国新移民的范畴之中，因为他们是属于第三国的移民活动。对原留学人员是否应纳入新移民或新华侨的范畴，有关部门一度有争议。实际上，将留学作为移民手段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非中国所独有；而且不少以留学始、以居留终的留学人员已取得所在国居留权，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据我国国籍法规定，他们具有华侨华人身份，因此，学成后留居当地的留学人员应视为新移民。我们不主张用“新华侨华人”的称谓而主张用“新移民”，理由是“移民”不是法律概念，其含义十分广泛，是国际通用的概念。因此，用“移民”的称谓更科学、贴切。而之所以说他们“新”，是因为：一，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国，是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改革开放是他们得以实现跨国迁移的先决条件；二，这一群体移民的动机、途径、在当地的处境等都有不同于老一代移民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二、新移民的人数

新移民究竟有多少人，目前还未见确切的统计。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改革开放至1996年，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至少有60万人，其中1979-1996年由公安机关直接批准出国定居的有36万人，出国留学、探亲、就业等临时出国人员在当地取得合法居留权的有20万人，通过其它途径在居住国取得合法居留权的也有几万人。^[9]据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1996年的调查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有百余万人移居国外。据外交部领事司的估计，至1996年，在各国已取得居留权的大陆新移民约100万人以上。国务院侨办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有200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据国际货币基金估计，1985-1990年，中国大陆迁出人口为27万人（包括迁往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为23.7万（其中男性15.5万，女性8.16万）。^[10]

虽然新移民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二百万人的移民规模，无论是在国内的巨大人口流动总量中所占比例还是在世界流动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都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的人口流动达到了八千万人；世界劳工组织公报指出，1999年世界移民总数达1.2亿，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人口迁移量将日益增加。^[11]因此，国外一些国家对中国移民人数的夸大和渲染是不切实际的，对中国移民问题的过份忧虑及对中国移民趋势的预测也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新移民规模只是世界移民大潮中的涓涓细流。

三、移民的背景

跨国移民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国际性现象。近代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体系，出现了几千万移民及其后裔。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遏制，使中国几乎中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外移民活动也基本终止。从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批准的因私出国者仅21万人，还多为归侨侨眷出国探亲。这与战后涌动不息且日益增长的国际移民潮相脱离。如1956-1985年的30年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接受了1200万、380万、310万和65万的永久性移民。^[12]19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加等国的相继建交及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走向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的出入境政策放宽，特别是198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的颁布及随后有关细则的制订，简化了出国手续，为中国公民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公民的移居活动。此外，封闭已久，国门洞开，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于是纷纷寻找机会出国。中国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出国热”，从而形成了目前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新移民”群体。因此，可以说新移民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

世界经济不平衡性一直是移民活动发生的原动力。谋求经济地位的改善，追求更好的生活一直是移民最主要的动因。中国的新移民基本上为经济性移民。其移民的类型、流向等均说明，新移民是人口的一种合理、有序的流动，改革开放使大陆的移民活动得以汇入世界移民的主流之中。

四、新移民的类型及流向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国际人口迁移分为四类：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国际劳工迁移、国

际难民和非法国际移民。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主要是包括家庭团聚、留学等在内的永久性移民及少量的劳工移民和非法移民。由于中国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难民。

1. 家庭团聚类移民

虽然大多数移民接纳国家都对家庭团聚型移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家庭团聚移民仍是永久性人口迁移的主流。中国的新移民有一大部分也属于此类型移民。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传统侨乡，由于有众多的海外移民网络，新移民多以家属移民为主。据广东省有关部门 1997 年的调查，1980 年代初至 1996 年底，广东省新移民人数为 37.8 万人（不含去港澳地区），以家庭、亲属移民为主体，约占总人数的 85 %。而江门市的 18 万新移民中，家庭团聚移民的比例更高，达 91 %。浙江省的 20 万新移民中，94 % 为家庭团聚类移民。在其它非重点侨乡，亲属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据陕西省有关部门的调查，1978 - 1998 年，陕西省出国人员约 8 万人。已在国外定居的约 1.3 万人，占出国总数的 16.25 %。由留学而留居占 64.6 %，探亲、涉外婚姻及其它占 33.2 %。

2. 留学移民

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及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吸引和招揽人才的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流向这些国家，通过留学而留居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一种普遍现象。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使那些在国外既无亲可投也无资可投、但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找到了实现跨国迁移的一条途径。可以说，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政策，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庞大的留学规模，从而也不会有不同于中国传统移民模式的移民途径。这些文化层次高的新移民，由于其已经发挥的作用及仍然蕴藏着的巨大潜力，也成为有关部门及学术界格外关注的对象。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至 1997 年底，中国大陆向世界 103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近 30 万各类留学人员。其中国家公派 4.7 万人，单位公派 9.2 万人，自费留学 15.4 万人。至 1997 年底，所有留学人员中，已学成回国者为 9.6 万人，仅占出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弱。其中国家公派人员的回国率为 83 % (3.9 万人)，单位公派的回国率为 56.5 % (5.2 万人)，自费留学生的回国率只有约 3.9 % (约 6000 人)。^[13]也就是说，有 20 万左右的人通过留学实现了跨国移民。

考虑到其它几个因素，留居国外的高教育水平的移民远不止于通过留学而留居的规模。一是留学生的配偶。留学生的配偶多以探亲名义出境，其大多数也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二是以短期工作、短期培训甚或旅游等身份出境，然后再将身份转为留学生者，人数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大多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以原留学生及其家属为主体的中国大陆高素质移民，人数当在 40 万人以上。

与家庭团聚类移民主要来源于传统侨乡不同，留学移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高校、科研院所众多的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14]如广东省留学（包括公费、自费）移民只占 10 %。浙江省新移民中，求知型移民只有 6 %。而据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统计，自 1978 - 1998 年，上海市获准因私出境并领取护照的人员中，直接前往国外定居者有 4.7 万人，间接移民估计有 8.3 万人，总计约 13 万人。^[15]这些新移民中知识型移民占 60 % 以上。陕西省虽然地处内陆，历史上向外移民不多，但由于省府所在地西安是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新移民以留学人员为主，占总数的 60 % 左右。

就流向地而言，中国大陆留学生虽然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集中在美

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国家，这些国家也是中国留学生滞留和定居率较高的国家。总体而言，由于其良好的教育水平，留居当地的大陆留学生较之因家庭团聚等身份出国的低层次教育水平的大陆移民，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及发展前景都要好得多。

3. 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

所有接纳永久性移民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移民的选择性越来越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越来越受欢迎和重视。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有相应的政策，积极吸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新移民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虽然比例不是很大，但呈增长趋势。如由于加拿大实行的技术、独立移民政策，使中国大陆人移民加拿大持续增长。1999年，大陆移民加拿大者达2.7万人，超过香港移民居加拿大移民之首。其中有2万人属独立和自雇类移民，大陆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大的技术移民来源国。^[16]新移民中的投资移民主要是一些个体户和工商业者，其目的是为了向外发展，或取得外商身份后再回国经营。

4. 劳工移民

劳工移民不属永久性移民的范畴，因为劳工迁移并不以改变国籍为迁移目的，而是纯粹以经济收入的增加为目的，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因此成为永久性移民。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国际劳务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每年全世界的劳务贸易总额已达1.2万亿美元，每年的国际劳工迁移达到2000 - 3500万人次。^[17]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国对国际劳工的需求和供给都会有所增加。这将对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无疑是充足的，改革开放以来也有极小部分的劳工迁移。1978 - 1991年，全国累计有50万人次工程技术人员输出到138个国家和地区。1994年，海外劳务输出人数虽然估计比1991年增加80%，达16万人左右^[18]，但相形之下，中国的劳工移民还远未纳入浩浩荡荡的国际劳工迁移大军之中。

5. 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许多国家存在而又很难解决的国际性问题。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出现于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被国外的一些媒体过分渲染，一时成为有关国家舆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中国的非法移民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是较少的。据估计，目前中国在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非法移民为几十万人。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被无限放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不少国家对中国人口的潜在迁移心存疑虑。因此，尽管中国非法移民的数量并不大，也会引起过度反应。

中国出现非法移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并非象有些国家的宣传那样，是“政治难民”。直接原因是国外准入名额少，供求矛盾大，合法取得签证困难。不少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移民，只好铤而走险，踏上非法移民之路。北美和西欧等国实行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政策和所谓的“政治庇护”政策，“为非法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可理解的期待”^[19]。而移民网络及国际偷渡集团的存在又使非法移民的目的得以实现。总之，非法移民是涉及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复杂的跨国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方的合作。中国政府一向反对非法移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止非法移民，使中国的非法移民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产生非法移民的原因并不会在可见的将来消失，非法移民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国际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艰巨而长久。

新移民的流向与国际移民的潮流一致。从移民的分布来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的移民国家，一直是永久性移民的主要目的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

欧洲一些国家也成了大批永久性移民的目的地之一。从 1990 - 1994 年, 欧洲接受的移民数量甚至超过了北美州和大洋州。中国新移民的流向与此相对应。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大洋洲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 美国约有 40 万, 加拿大 7 余万, 澳大利亚 6 余万, 日本 10 余万, 欧洲 8 余万, 拉美国家 (主要分布在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巴西等国) 6 余万。

结语

20 世纪后期被誉为“移民的时代”。自 1965 年以来,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移民人数呈持续增长势头。1970 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 实现跨国迁移, 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移民群体。但这一群体无论是跟国内庞大的人口迁移规模相比, 还是与世界移民总量相比, 其规模都是微乎其微的。中国新移民的移民背景、动机、类型、流向等均表明, 这只是国际移民活动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然而, 由于第一人口大国的特殊地位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中国正常、有序的移民活动被过分“关注”, 引起了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疑虑; 而国内学者由于研究视角和理论的局限, 缺乏从国际移民的角度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及相关的比较研究, 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本文只是力图从国际移民的角度对中国移民的问题几个方面, 作一粗浅分析, 希望能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5] 李明欢. 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 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 [J]. 社会学研究, 1999, (5).
- [2] 外交部、国务院侨办等部门, 从 1995 年起都明确了做好新移民工作的重要性, 并开展了新移民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于 1995 年 11 月至 1996 年 5 月组织了新移民专题调查, 并于 1997 年 5 月召开了“新移民专题研讨会”, 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 [3] 如陈文寿. 论现代华人移民, 李明欢. 战后世界人口的增长与华人海外移民.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3, (1); 程希. 中国大陆新老华人移民浅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3, (4); 叶文振. 福建沿海非法移民潮的原因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5, (1); 谭天星. 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的探讨 [A].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 [C]; 庄国土. 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 (2), 等.
- [4] 孙常敏. 世纪转变中的全球人口与发展: 第三章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122 - 209. 骆克任, 马振东. 上海国际迁移变动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0, (9). 高佳. 澳大利亚中国大陆新移民家庭积累的方式及过程 [J]. 人口与经济, 1999, (3), 等.
- [6] 详见李明欢前引文.
- [7] 全国政协新移民专题研讨会上的讨论.
- [8] 赵金. 北美之行话侨情 [J]. 华声日报. 1998, (9).
- [9] 未标明出处的数字均为内部资料, 下同.
- [10] 孙常敏. 世纪转变中的全球人口与发展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198 - 199.
- [11] [15] 骆克任, 马振东. 上海国际迁移变动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0, (9).
- [12] 陈勇. 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 [J]. 人口与经济, 2000, (2).
- [13] [14] 张秀明. 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的回归及处境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9, (2).
- [16] 中国新移民数量居加拿大首位 [J].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等. 华侨华人资料. 2000, (1).
- [17] 周皓. 国外移民模式 [J]. 人口研究, 1999, (5).
- [18] 孙常敏. 世纪转变中的全球人口与发展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205.
- [19] 李明欢. 原因与对策: 多佛尔惨案给予我们的警示 [Z].